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胜利路 14 号，乌鲁木齐市，新疆，830046，中国
dongmei1207@163.com

杨增新与新疆文化

杨增新出于对新疆的稳定考虑，在新疆的文化政策中，不仅倡导和利用汉族传统文化，更尊崇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利用其约束作用，为稳定新疆及其本人的统治服务，同时又对新疆文化中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调整，并在新疆进行了一些文化建设；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杨增新则抵制有害于新疆稳定的文化。

关键词：杨增新 新疆历史 传统文化 外来文化

杨增新，字鼎臣，清同治三年（1864年3月6日）出生于云南蒙自县，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进士，同年签令甘肃即用知县，历任甘肃藩署薪饷委员、文案、中卫县知县、河州知州、知府、道台及甘肃省新式学校提调等职。1907年，联魁奏调杨增新以道员留新，后补任陆军学堂总办，督练公所参议官，补阿克苏兵备道缺。1912年在新疆发生辛亥革命，新疆都督袁大化东归中国内地，杨增新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宝座，统治新疆达17年，于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有关杨增新的研究现状见拙作《杨增新研究综述》[何永明，2009，121~133页]。对于杨增新时期新疆文化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并不多见，散见于涉及杨增新的著作和论文中，著作有《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风暴七十年》、《新疆简史》、《民国新疆史》、《新疆伊斯兰教史》等，论文有《杨增新主新时期的教育和文化》等。总体来说，对杨增新的文化政策与策略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缺乏整体性。本文写作的目的是通过系统论述杨增新的文化政策，探讨其对新疆稳定及新疆文化的影响，为当代新疆的文化政策提供借鉴。

一、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利用

从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民族所承载和传统的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在没有受到外部文化的渗透和融合时，其变化不大。文化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它的载体——各民族群体，在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混乱之后，文化及其载体因对异质文化的妥协和容忍，又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新疆内部各民族文化恰恰处于这种状态，维持新疆现有文化的稳定状态，就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新疆内部各民族群体。

对于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杨增新来说，注重的是文化对新疆稳定所起的作用，因而必然会权衡各种文化在新疆所产生的后果。在其统治新疆期间，新疆存在各种文化因子，一方面传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既有占人口96%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文化，也有汉族人的传统儒家等文

化及蒙古族的佛教文化等。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传入新疆;另外,新疆周边俄国和土耳其等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泛伊斯兰、泛突厥思潮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也相继传入新疆。杨增新基本维持新疆传统文化的现状,但有所调整,在抵制有害新疆稳定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文化建设。

(一) 对新疆文化的选择

杨增新出于新疆的稳定和自身统治的稳固考虑,选择了新疆的传统文化,其原因有四:

1.从文化背景来看,杨增新出生于清朝的士绅家庭,习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杨增新不喜交往,长久服官甘肃、新疆,所交往之人也都是读圣贤书之人,在新疆的官吏中,大部分为私塾出身,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

2.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对新疆文化的冲击不大。在新疆,一来鉴于民族宗教文化的禁锢,二来由于新疆虽经清末新政的洗礼,在文化上仍然保持一片寂静,未起波澜,作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清末时期的新疆巡抚还是伊犁将军,所实行的改革均未触及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文化核心,更未触及新疆的宗教文化,新疆的资产阶级文化气息淡薄,在新疆没有出现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没有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籍出版。

3.杨增新对文化的选择取决于他对各种文化的认识。杨增新认为:“旧学不厌百回读,六经四子是也”,他还称六经四子如天有日月万古常新,“此国教之命脉,人才之根底,不可以为旧学而忽之”[杨增新,1926,9卷,45页]。他认为维持固有道德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是较好的选择,对于西方的思想和社会制度采取抵制态度。他主张仍以固有的礼教治国,并主张创立“尊天尊孔”教为国教。杨增新的“尊天尊孔”实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目的是通过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以达到维护新疆稳定及自己统治的目的。杨增新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心存厌恶,称“今日推翻君主,即绝仁弃义的开端”,“无君则争不息,乱不止也”[杨增新,1926,11卷,1页]。“泰西共和国,人人有大总统之资格,即人人有大总统之希望。而求为大总统者,祸乱相寻,迄无宁日”[杨增新,1926,5卷,63页]。可见,杨增新对传统文化的热衷及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厌恶主要还是出于新疆的稳定考虑。对于伊斯兰教传统文化,杨增新持肯定态度,认为伊斯兰教经典文化对新疆的稳定还是有益的。

4.各种文化对新疆产生的影响也是杨增新选择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元年(1912),新疆先后爆发了迪化起义和伊犁革命,对新疆省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引起了全疆的哥老会起义,其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输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也由在苏联境内务工及留学者传入,并在南疆成立了组织,企图在南疆建立独立的国家。另外,从土耳其等国传入的泛伊斯兰、泛突厥思想也对新疆传统的思想进行冲击,而其建立大伊斯兰及大突厥共和国的内容对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稳定产生的危害不容低估。

(二) 对传统文化的利用

杨增新倡导孝道、尊崇女子的“三从四德”,这在他的《补过斋文牍》中可以找到实例。杨俞氏自光绪四年丈夫过世至宣统三年身歿,守节三十三年。杨增新称:“查三代以上司徒掌(十四)教,不闻表彰妇人,盖以妇人守志不去,则可以事尊掌而抚孤幼,亦国之善俗也”。并于民国十二(1913)年二月呈请内务部予以褒扬,“以旌节孝,而资风示”[杨增新,1934,1卷,14~15页]。皮山县知事蔡漱涛因感“救民乏术”,久病之后,“赴水捐躯”,其子蔡翰瑜“突惊噩耗”、“抚棺大恸”,忽自投于水中殒命,经同乡官呈请褒扬,杨增新令皮山县知事复查无异,与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相符,便于民国十四年(1925)呈请内务部准予褒扬,“以彰孝德,而励末俗”[杨增新,1934,1卷,24~25页]。杨增新倡导孝道、尊崇三从四德的目的在于,以此来对抗“世风之不古”的社会风气,其实质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来对人们进行约束。

杨增新把传统文化的规范作用应用于教育。首先,他提倡在新疆举办汉语学校,其原因之一是可以使维吾尔族子弟学习儒学的一些传统思想和规范。其次,杨增新对经文学校采取不

干涉政策。这类学校都是由阿訇或毛拉主办，对象为少数民族子弟，皆为宗教性质的学校，传授《可兰经》及阿拉伯字母和一些宗教诗歌等。杨增新对于这类学校采取鼓励政策，一方面，学校以伊斯兰教经典为授课内容，于新疆稳定有益；另一方面，向学生收取学费成为成为阿訇、毛拉们的生财之道，杨增新鼓励办学，则可以笼络这些宗教人士；再者，学校因不会教授学生科学文化知识，不会传播外来激进的新思想，对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不会构成潜在的威胁，更符合杨增新的教育政策。再次，他以传统文化作为学校的道德导向。民国十三年（1924），杨增新在迪化举办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培养新疆本地的外交人才和吏才为目的，课程有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世界语等，其中俄文和法律为必修课，讲授近代知识，为新疆当时最新式的近代化学校。杨增新在学校设国文课程，其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在新疆俄文政法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前，杨增新还赠送给每名毕业生一本《道德经》，一本《补过斋文牍》。杨增新的目的就是在学生学习近代知识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思想来教化学生，约束学生，已达到其维护新疆稳定的目的。

杨增新将传统文化运用在维护新疆稳定及吏治方面。在对下属汉族官吏的要求中，他“重唯心，轻科学，在迪化整修庙宇，如上帝庙、定湘王庙、城隍庙、娘娘宫，不胜枚举，因之外县更有甚者。其用人行政，辄假神威，如以要职任命回、汉文武官吏，恐有二心，汉族命其庙中宣誓，回族则入寺端经。识者谓杨氏利用迷信，维护政权”[王子钝，1979，85~86页]。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官员彼此见面时，“大人”，“老爷”不绝于耳，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金树仁时期。

杨增新尊崇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利用宗教的规范作用及人们对宗教的虔诚，达到统治人民、稳定新疆社会的目的。在穆斯林群众中，阿訇享有较高的声望和特殊的地位，杨增新对此有很深的认识，他称，“阿洪一职，关系纂为重要”[杨增新，1921，辛集二，41页]，新疆的穆斯林对待阿訇，“其尊信之也最笃，而服从之也亦最诚”[杨增新，1921，辛集二，42~43页]，“教民之尊信阿洪，较子弟之尊信父母，百姓之尊信长官，尤有过之”[杨增新，1921，辛集三，29页]，因此注意笼络他们。杨增新在《密令各属毋蔑视缠回宗教文》中说：“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洪，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其愚处在此，其好处亦在此，假使缠回不信宗教，不敬阿洪，便不免无所忌惮，非专恃法官所能维持”[杨增新，1926，14卷，45页]。他本人也让“信奉伊斯兰教的幼年子弟，在礼拜寺阿訇那里念念经就行了”[宫碧澄，1979，30页]，由此可见，杨增新是想通过阿訇来为维护新疆穆斯林的社会秩序及新疆的稳定服务。

杨增新还利用新疆原有的法律传统，以新疆传统的宗教法等来规范新疆穆斯林及其他民族群体的社会生产生活。清朝末叶，曾在新疆各地设立或筹设审判、检察等厅，1911年裁撤，民刑词讼仍由各县知事兼理；省城设有司法筹备处，代替高等审检两厅。但是杨增新治理新疆时期，蒙、哈部落以至伊斯兰教民的大部分民刑案件仍交由或听凭王公贵族或宗教首领去处理。中央政府命令全国实行司法改革，设立高级及地方审判、检察两厅，杨增新则电告中央政府，谓新疆情况特殊，请求从缓办理。杨增新称，“普通之法律不能适用于新疆之哈萨也”，还称，“普通之法律不尽适用于新疆之蒙部也”[杨增新，1921，甲集下，15页]，保留了原札萨克地区的一些法律传统。据包尔汉回忆，当年在蒙、哈社会生活中有所谓赔命价的“私法”，即打死了人，凶犯拿出一定数量的牲畜或金银给被害人的家属，便可无事。在南疆，大巴依对损害他们私有财产的所谓“惯偷”，往往随心所欲地砍断这类人的双手，这种野蛮行为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刑法和大清律里也找不到任何依据，可是号称兼理司法的县知事对此却不闻不问。这一类镇压、统治人民的手段，已由杨增新交给那些贵族、巴依、阿洪了[包尔汉，1962，80页]。

杨增新利用宗教领袖人物和神职人员及新疆传统文化，在维护新疆稳定方面取得了实效，如他以马绍武坐镇南疆，对南疆的稳定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颇有宦声的桂芬这样评价说：“杨增新把马绍武安置在南疆，胜于在那里驻扎十万大军”[包尔汉，1962，88页]，这不仅因为马绍武拥有回队，最重要的是马绍武作为回族穆斯林新教教主的地位极具威慑力。

(三) 对新疆传统文化的调整

杨增新在利用新疆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注重对其进行调整，目的是缓和社会矛盾，调整不利于新疆稳定的文化。

新疆的维吾尔人笃信西方圣人之教，不肯信回民门宦之说，不肯信回民教主之说，不肯信回民老人家之说，深受杨增新的赞赏，他对教派之争则深恶痛绝，为了限制新疆回族伊斯兰教门宦制度，杨增新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1. 敕令尊奉穆罕默德为唯一真主，奉天经为大经大法，以求正本清源。杨增新不允许随意各立门户，认为有一门户即有一教主，教主愈多，争端愈多，他还多次颁发命令，禁止在新疆设立新的门宦，以绝前清甘肃因争教而引起的民变，在处理教务争端中，杨增新也往往袒护那些没有门宦之见的穆斯林。2. 严禁内地门宦到新疆传教，对外来传教者采取限制和禁止政策。马果元（即马万福）为回族伊斯兰教伊合瓦尼派创始人，在清朝曾赴土耳其，归国后以传教为事，后来进入新疆传教。民国七年（1918），杨增新以马果元“出关传教，宗旨不正”为名[杨增新，1934，1卷，8页]，捕押了马果元。民国十年（1921）四月，乌鲁木齐各坊掌教阿訇等禀报杨增新，陕西大坊马阿訇独掌教权，杨增新批示道：“陕西大坊多系关外老户，向不知门户为何事，不得将关内各门户传教之阿洪招引入寺，致将无门户之回民引入他教，以致日久弊生”[杨增新，1926，13卷，40页]。另外，为了杜绝内地回民到新疆暗传新教，杨增新曾经电呈大总统，请求中央不要派任何回民入新。3. 禁止私立道堂。新疆伊斯兰教依禅派与回族门宦私立道堂，借念经为名，煽惑愚民，且日散夜聚，具有神秘感。杨增新认为道堂活动是对穆罕默德的叛逆，因其具有隐秘性，容易滋生是非，因此明令禁止在新疆私立道堂。杨增新此举对保持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因教争问题而引起的混乱。

杨增新对于新疆传统民俗文化的认识也有合理的一面，并进行了一些矫枉过正。他认为应该破除迷信，反对崇拜偶像及以牺牲、酒、币帛等来祭祀，他对风水、归葬的观念和烧纸钱的行为等亦持否定态度。

杨增新还对维吾尔族的一些陋习加以纠正。在新疆，维吾尔族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陋习，即维吾尔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订婚，因而维吾尔女孩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迎娶，这种早婚的恶习常会给年幼订婚的维吾尔族女孩带来身心危害，甚至会危及其生命。呼图壁县有一致使十一岁幼女重伤的案例^①，呼图壁县佐除呈明办理此案外，并“请飭各县，凡缠女完婚，以年满十四岁以上为准”。杨增新接受呼图壁县佐的建议，认为缠民婚姻“以时古有明训，各属缠民每将十一二岁幼女缔为婚姻，过门成礼，实为缠民中一大恶习”[杨增新，1921，辛集二，15页]，民国四年（1915），杨增新明令禁止缠女早婚，采取了一些积极可行的措施。杨增新禁除缠女早婚的措施主要有三点：其一，晓谕各属缠民，以后女子出嫁年龄至少须年满十四岁为度，女家父母故意违背，处以相当之责罚；夫家强迫索取未满十四岁之女子完婚者，准女家控告，依呼图壁成案办理^②。其二，晓谕回教缠民：女子年龄太幼，勉强完婚，轻则妨

^①“缠妇塔西汗喊称，有女玛不哈，年十一岁，媒许缠民乌受为妻，言明俟女稍大再过喜事，不意聘定后乌受一味横强，百般逼迫，立接小女过门，数日后，小妇人前往看女，只见满炕是血，小女倒卧，命将垂毙。…随飭稳婆探验，该女阴户高肿数寸，交骨离开二三分未合，子肠突出寸余，并细询该女玛不合，供称，小女自到夫家，夫婿乌受是晚即用带捆绑强暴行奸，接连数日，小女难受哭泣，即用靴尖重踢，以致血涌如泉”。见[杨增新，1921，辛集二，13页]。

^②呼图壁县佐对此案的判决如下：将乌受严予责押，免其再向塔西汗家索人滋闹，俟两三年后，玛不哈长大成人再行具保开释，听其继续完婚。勒令乌受交出养伤银三十两，由塔西汗夫妇将玛不哈妥为调治。若押案至半年后，乌受确有悔心，情愿静候玛不哈年满十四岁再行继续完娶，准许保出，但在玛不哈不满十四岁之前，不许索人闹事，即使在完娶后，也不得恣意凌虐，并由乌受拿出一百五十两银给玛不哈父母塔西汗夫妇，为抚养玛不哈三年饭食之费。见[杨增新，1921，辛集二，15页]。

子女之生育，重则有生命之危险，实与婿与妇两俱不利。其三，训令各阿訇劝人为善，应随时将省政府关于禁止缠女早婚的规定向愚钝的缠民说明，以使其明白道理。另外，杨增新还强调新疆各属严行遵照执行，称“本巡按使明定限制严禁早婚，系为化除恶习，保卫人民起见，其各秉遵毋违”[同上]。杨增新明令禁止维吾尔少女早婚，对保护她们的身心健康，革除新疆陋习，极具意义。在治理新疆的过程中，杨增新出于新疆的稳定考虑，基本不触动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新疆不合理文化的矫枉过正实属少数。

二、对外来文化的抵制

(一) 对内地所谓“不良”文化的封锁

新疆地处中亚枢纽，为多民族地区，宗教情况复杂。杨增新对他所认为的不良文化防范甚严，力免新疆在意识形态上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和中国内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导致新疆陷入泛伊斯兰、泛突厥的漩涡。

20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鼓吹创造一个个体自由、人人平等、集体操作的社会，这种思潮与中国的集权政治完全背道而驰的，也为北京政府所不容，并下令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印刷品。杨增新积极响应北京政府，“当即转饬各属切实遵办”[杨增新，1921，甲集下，45页]，严令防范无政府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杨增新还建议，在无政府主义问题上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在《电覆院部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印刷品文》中，杨增新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足见人心思乱，其原因是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并称“国家之危莫危于民不聊生”。杨增新防范无政府主义的治标之法为严行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印刷品和其他意图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因“民国成立，(政府)竭人民之脂膏以养兵，兵多民穷，民无以为生活，则怨气弥漫，乱机四伏”，杨增新主张，必须根除无政府主义散播的土壤。杨增新防范无政府主义的治本之法为：节省军费，“加意民生，以治思乱之本”，其具体办法为“全国一心，痛裁军队，振兴实业，使人民轻其担负，减其痛苦，有家给人足之乐，无啼饥号寒之忧，必不肯附和暴烈分子，以相与同归于乱”。杨增新反对扩张军备、借债养兵，认为“以搜括为政策，以兵多为恃，是谓不揣其本而揣其末”，一旦民心离散，乱亡无日[杨增新，1921，甲集下，45页；李毓澍编，1965]。

杨增新也认为中国内地的新文化会对新疆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害怕新文化传播到新疆，会导致民智渐开，民心沸腾，使新疆人民不能安于现状。他对于内地或外国来新的各种刊物，始终实行封锁政策。当时在新疆，杨增新禁止民众订购《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国内流行的刊物，仅允许省政府订阅一份，若有新疆人民订阅此类刊物，杨增新则将所订刊物全部扣留。不仅如此，杨增新还对天津、上海各报社寄至新疆的报纸进行严密检查。新疆因距内地路途遥远，且交通极为不便，报刊到达新疆时已达两个月，加以检查积压，又需时四个月，新闻早已变成旧事。在新疆，杨增新只允许官方所办的《天山日报》转载天津和上海各报纸的新闻和消息，所载时事，也都是半年前的新闻，当将其分发至各县时，已成一年之前的历史[曾问吾，1986，704页]。杨增新对寄入新疆的报纸、书籍、信件等都会加以扣留和积压，必须要经过两次以上严密检查。不仅从内地寄来新疆的信件、报纸、书籍如此，从新疆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件、报纸、书籍也是此种状况。

杨增新还害怕新疆籍人员去内地学习后，会对新疆的稳定不利。民国八年(1919)，宫碧澄等人从伊犁去北京求学，没有到省城，杨增新便派一排队伍把他们截回省城，软禁了十八天。据宫碧澄回忆，杨增新见他们时说：“你们伊犁是革命的地方，你们如到内地入法政学校或别的学校，毕业回来，有革命的风声，先拿你们挨头刀、挨炮子”[宫碧澄，1979，30页]。杨增新的这种做法，目的就是使新疆置身于中国内地的思想、文化影响之外，使新疆安于稳定。对内地新文化的封锁，也体现出杨增新文化政策中保守的一面。

(二) 对国外文化的抵制和防范

1. 对“过激主义”的防范

“过激主义”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俄国革命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统称，对于杨增新来说，过激主义比起无政府主义对新疆的稳定更具危害性，因此对其加以严密防范。

杨增新防范过激主义的形势比较严峻。1918年在俄突厥斯坦共和国塔什干成立了外国侨民委员会，移居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及东干回人代表参加了此委员会，一些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1年4月，突厥斯坦共和国的5个州内共有648名维吾尔人和东干回人共产党员[A.A.哈基姆巴耶夫，1985，166页]。1919年塔什干成立了“维吾尔同盟会”，对新疆侨民开展广泛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1921年还在新疆建立了同盟会的分会。1921年喀什和准噶尔的共产主义者声明，准备为解放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而斗争，并将与中国的革命者并肩战斗。这一年，应新疆地方当局的请求，一支红军部队为了肃清旧俄白匪军开进新疆境内，当时一些地方势力欲在新疆建立独立的喀什-准噶尔共和国。在国内，1918年1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俄广义党派先遣人至中国，多方鼓吹其革命主义，并决定发以二百万卢布，酌量协济各国革命举动”[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983再版，225页]。外交部要求边疆各属严加防范，并饬与俄领随时接洽办理。1920年3月，杨飞霞电称：“探闻俄公民会将七河省华侨缠民二千余人，煽动归入该党，并遣其回国，煽诱回缠，一致进行。”5月30日，杨增新接外交部电，据英驻喀什领事称，“有华人数百名，在俄属费尔干省，受过激党委托，将军械散给该省华人，意图在新疆鼓动革命，已受过该党军械及创办经费百数十万卢布”。对于所面临的“过激主义”，杨增新持警惕态度，尤其对维吾尔、回、哈萨克、布鲁特这些跨国民族的“过激主义”倍感恐惧，他称：“查新疆有回民，有缠民，有哈萨克民及布鲁特人民，俄国亦有回民，有缠民，有哈萨克民及布鲁特人民。以上各种人民，统名之曰回族。以俄国回族煽惑中国回族，其势已顺而易，况利用中国回族煽惑中国回族乎！能勿惧乎？”^①。他还对过激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进行剖析，称：“查我国近十余年来黷武穷兵，使全国之人水生火热，不恤民生，徒丛民怨，俄党利用时机传播社会平民主义，所谓均产之说最易入穷蹙待毙之人心，潮流所趋，如水赴壑，铤而走险，已伏乱机”[杨增新，1934，1卷，13页]。杨增新防范过激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是多方面的：（1）根本解决之法，在于改良政治，减轻人民负担，振兴事业。杨增新称，防范过激主义，“欲求根本之法，惟在改良政治，使有以服人民之心；减轻负担，使有纾人民之力；而又从速振兴农工商一切实业，使民无游惰，贫民日少，自可免变故之发生”。杨增新认为如果政府不能收取民心，万一维吾尔人被外人煽惑，“不独非新疆之文武所能维持，亦断非今日四分五裂之政府所能维持”，“昔之军人革命者，必变为平民革命，将有全国糜烂之一日，不独新疆一隅之回族为可虑也”。（2）善为抚绥新疆各民族人民。杨增新认为，对于新疆各种民族，无论汉、蒙、回、缠，都应善为抚施。如有不便于民之虐政，应立即改良。（3）利用阿訇及维吾尔和回族领袖开导回族和维吾尔族人。杨增新通知地方官员，“密谕阿洪头目开导回、缠人等，勿受外人愚弄，如有意存破坏之人，即举发禀官查办，以遏乱萌”。（4）取缔在新疆成立的“维吾尔人同盟会”分会，捕杀分会的领导人。（5）通过外交手段与苏俄代表商谈，请其转呈塔什干政府设法取缔那里的维吾尔人组织，以免发生事故。杨增新对待过激主义的策略和措施取得了实际效果，终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过激主义在新疆几乎没有得到传播，阿拉木图的《援助

^①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新疆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致大总统等电》1920年6月8日，见[薛衔天等编，1993，11~12页]。

报》所称“1000万中国籍南疆维吾尔人对革命运动不得不袖手旁观”^①，虽属夸大其辞，也足见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维吾尔人受过激主义的影响微乎其微。

2. 对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的防范

杨增新对有害新疆稳定与国家统一的反伊斯兰、反突厥主义进行严密防范。富裕的维吾尔中每年都有人去麦加朝圣，他们取道印度或中亚，在返回新疆时常常秘密携回各种书报，辗转借阅。俄、英两国为了笼络维吾尔人，也常向维吾尔人提供各种书报，供他们阅读。新疆各地的领事馆销售各种书籍，“智识阶级趋之若鹜”[曾问吾，1986，705页]，并且还有人为了读书便利，投入英、俄国籍。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外国书籍多来自俄、英、土、印、阿富汗等国。土耳其文字未改革前与新疆维吾尔文仅发音稍有差别，维吾尔人几乎人人皆能阅读。维吾尔人中能够阅读英文、俄文书籍的也不少。阿拉伯文书籍则必须由翻译人员讲解。为了避免地方官员干涉，维吾尔人常在深夜，数百人聚集于一室，听讲阿拉伯文书籍。

杨增新对危害新疆稳定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播更予以严厉禁止。对于国外来新疆传教者，只要他认为有害新疆稳定的，必定予以禁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由土耳其等国流入新疆，其目的是在土耳其苏丹兼宗教领袖哈里发领导下，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大国[包尔汉，1982，107页]。杨增新对于这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予以抵制。1915年初，土耳其任木哈墨得以行医为名，由伊犁偷入边境，流窜至奇台、木垒等地，杨增新闻报后即饬令奇台、哈密各县将木哈墨得送至省城迪化，并将其由原路驱逐出境。1918年，土耳其人阿吉阿里·阿范提窜至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吐鲁番、鄯善、哈密、巴里坤等地，又拟到甘肃循化县传教诵经，被巴里坤官兵查获，杨增新即行将其扣留。杨增新甚至连中央的命令也不顾，坚决抵制土耳其教士来新。1923年3月，国务院电令杨增新接待将来新疆劝导回民消弭回民建立大同盟国之议的土耳其教士约翰沙马尔，杨增新拒绝此教士来新疆，认为约翰沙马尔来新只会与回民互相勾结，煽惑新疆穆斯林，对新疆社会的和平与安定不利。杨增新这些抵制措施并非空穴来潮，实际上当时泛伊斯兰主义正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疆渗透，杨增新禁止外来传教，杜绝了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为祸新疆。

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还渗透到了新疆的学校教育，对此杨增新予以严厉禁绝。1915年，杨增新得到消息，在小阿图什庄有两三处学校延请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者艾卖提·卡马尔为教习，历时已一年多。杨增新即行通饬新疆各属及维吾尔、回族民众，一律聘用中国通晓经典之人为阿洪，以后永不得再聘土耳其人教授回经，致滋流弊。杨增新还对有关人等进行惩处，将失职的疏附县知事肖鉴章撤职查办，分别惩处了私聘艾卖提·卡马尔的绅约巴吾丁等人，并将艾卖提·卡马尔关押在乌鲁木齐，后将其遣送回国。另外，杨增新还将那些嫌疑重大、无护照的土耳其人驱逐出境。鉴于此事，杨增新采取更积极、更严厉的措施，防范和禁绝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1915年，库车回商会合资聘请塔塔尔人陆希尔完尔秘密来库车办学，杨增新立予封闭。1916年，莎车县实业公司工程师土耳其人牙合甫倡办实业学校，杨增新得知后即予以关闭。1918年7月，杨增新转发中国外交部禁止新疆延聘土耳其人教经的令文，并提出警示，新疆各县均有土耳其人教授经卷，宜严查办。1919年，维吾尔人阿布都以目偷偷延请土耳其人阿哈马提长马来阿图什教学并创办师范学校，杨增新饬令逮捕阿布都以目，关闭学校。1920年，吐鲁番阿旬穆素尔延请塔塔尔人哈桑等秘密创办的学校被查封。杨增新禁绝泛伊斯兰主义的措施在于防患于未然。事实上，前文所提到的麦斯武德即为新疆大突厥斯坦主义分子，他早年在土耳其留学，曾加入“土耳其大熔炉”等组织，回新疆办学后与哈里阿凡提等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唱土耳其国歌，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传播泛突厥主义组织。

^① 《援助报》，阿拉木图，1919年4月29日，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5，167页]。

三、对新疆文化的建设

杨增新在维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适当地进行了一些文化建设,其前提是不致引起新疆文化的冲突。杨增新不仅辑印了包括《补过斋日记》、《补过斋文牍》在内的一些书籍,还在他创办的政治研究所中,组织学员编写志书,也让新疆地方编写县志。因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其他内地省份不同,新疆志书编纂务求准确无误,这就使杨增新在指令地方编纂志书之时,对志书的要求较高。他在审查乌苏县志时,对乌苏县所呈第一次修改的县志书和第二次所指门目进行详细核对,指出了其中缺陷诸多:(一)漏绘。杨增新指出乌苏县志图中漏绘了土尔扈特牧界图说,称牧地为济尔噶朗,却并未指出北至何处。杨增新对牧界的重视,源于他对因牧界不明而引起的诉讼事件的教训总结。杨增新认为漏绘了土尔扈特牧界图说事关重大,“该牧界缠讼多年,若仍含混记载,何以永息争端”,可见他把编纂志书的目的与新疆的实际情况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是其稳定新疆秩序的一项举措。(二)用词不够精确。杨增新对乌苏县志的用词提出要求,他指出县志的地理类“引会典、游牧记、续通考,日临日跨,文意两歧,断曰当以‘跨’为是,究竟何所据而云?然此案非调阅该旗呈缴赐封时理藩院所颁有印地图不足以成信史,倘以意为之,适足以启讼端,而有志转不如无志矣”。杨增新要求用词准确,并要有根据,不能凭主观判断而定。(三)记载不够细致。在关于租税一门中,杨增新指出“只载上中下地科,而不载现年征粮若干石斗”,不够详细,从中不能看出每一年的租税情况。杨增新还指出,“柳花、石油系该地著名出产,而物产内不载柳花,矿产内不载石油,均属缺点”[杨增新,1921,辛集三,32~33页]。杨增新要求由县知事明白呈覆县志中土尔扈特牧界所据引证何书,还要求新任乌苏县张知事查明有关租税、矿产、物产详情,再行修改此县志。在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中有关编纂志书的资料并不多,但从他对乌苏县志的审核中,可以看出杨增新对新疆地方志书编纂要求极为严格。

创建新疆近代公共文化是杨增新对新疆文化建设的贡献之一。在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前,新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杨增新通过倡办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营业性的图书馆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民国二年(1913),杨增新在迪化筹办了新疆第一所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花八百元现洋从内地购置“新学派”图书1200余册。民国五年师范学校开办后,设立了师范学校图书馆。民国九年省立中学开办后,设置了省立中学图书馆。民国十三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建立,也开办了本校的图书馆。上述四个图书馆48019册藏书中绝大部分是在杨增新时期购买的。图书馆除了购买书籍外,还接受个人捐赠。民国十七年(1928),新疆军务厅长兼交涉员樊耀南就将自己的私人藏书捐给图书馆,社会各界也有捐赠。民国十五年(1916),杨增新支持新疆人朱炳开办了营业性的博达书馆,图书馆开办后,除了供应新疆各所学校所需要的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外,还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北新书局签订供销合同,并代订当时发行很广泛的《东方杂志》等期刊,经常销售的书籍、期刊达2000多种。

总的来说,杨增新利用传统文化来维护新疆稳定的策略收到了实效,因他谨慎对待各种新式文化及新疆的文化建设,对有害于新疆稳定的文化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终其统治,新疆未遇各种文化的激烈冲突,新疆内部各民族也因此而安于稳定。

参考文献

- 1.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1962年,总295页。
- 2.包尔汉:《泛伊斯兰主义与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九辑,1982年,总202页。
- 3.薛衔天等编:《中苏关系档案史料》,1993年,总731页。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1985年，总384页。
4. A.A.哈基姆巴耶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新疆的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1985年，总384页。
 5. 何永明：《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1~133页。
 6. 李毓澍编：《中国边疆丛刊第一辑》第十四种，1965影印本。
 7. 王子钝：《杨增新逸事》，《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9年，总162页。
 8. 杨增新：《呈覆新疆缓设审检两厅理由文》，《补过斋文牍》甲集下，页十五，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9. 杨增新：《电覆院部取缔传播无政府主义印刷品文》，《补过斋文牍》甲集下，页四十五，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10. 杨增新：《示禁缠女早婚文》，《补过斋文牍》辛集二，页十三、十四，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11. 杨增新：《通令各县所属乡庄阿洪不准地方官派充文》，《补过斋文牍》（第）辛集二，页四十一，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12. 杨增新：《训令各属查禁外人充当回缠阿洪文》，《补过斋文牍》辛集三，页二十九，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13. 杨增新：《指令卸乌苏县知事邓缙先呈奏遵令修改编辑县志文》，《补过斋文牍》辛集三，页三十二，辛酉（1921）三月新疆驻京公寓版。
 14.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五，页六十三，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15.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九，页四十五，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16.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十一，页一，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17. 杨增新：《批各方掌教稟报陕西大坊马阿洪独霸教权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三，页四十，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18. 杨增新：《密令各属毋蔑视缠回宗教文》，《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四，页四十五，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19. 杨增新：《电国务院拟将回民马果元解交皋兰县监禁文》，《补过斋文牍三编》卷一，页八，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
 20. 杨增新：《电复内务部查禁传播过激主义文》，《补过斋文牍三编》卷一，页十三，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
 21. 杨增新：《咨请褒扬节妇杨俞氏文》，《补过斋文牍三编》卷一，页十四~十五，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
 22. 杨增新：《呈请褒扬已故孝子蔡翰瑜文》，《补过斋文牍三编》卷一，页二十四~二十五，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
 23. 宫碧澄：《杨增新之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79年，总162页。
 24.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1986年重印本，总782页。
 25. 《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983再版，总615页。

Материал поступил в редколлегия 21.01.2010

Хэ Юнмин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иньцз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ул. Шэнлилу, 14, Урумчи, 830046, Китай
E-mail: dongmei1207@163.com

ЯН ЦЗЭНСИНЬ И КУЛЬТУРА СИНЬЦЗЯНА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Ян Цзэнсиня (1864–1928), одного из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похи (конец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 начало период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оддержав Синьхай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он стал в 1912 г. первым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им губернатором Синьцзяна и занимал этот пост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ии 17 лет. В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н уделял м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развитию учреждений культуры, открывал новые школы и библиотеки.

Ян Цзэнсинь получил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успешно выдерж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экзамены и получил высшую степень «цзиньши». Он считал, что «старая наука»,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канонах и трактата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важный элемент в жиз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торый помогает обирать талантливых людей. Таких же взглядов придерживалось его ближайшее окружение. Они считали концепцию «почитать Небо, почитать Конфуция» наиболее приемлемой д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и выступали против западной моде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принципе всеобщих выборов, которые н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тбирать наиболее достойных. Особенно жестко Ян Цзэнсинь подавлял попыт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ь идеи анархизма, которые,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прямо вели общество к хаосу.

С учетом религиозно-этниче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и Синьцзяна, Ян Цзэнсинь уделял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исламу. Он поддерживал его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читал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власть в общине мулл и ахунов и признать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коны шариата. При этом он запрещал создание суфийских школ,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лся к идеям 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Ян Цзэнсинь не был ретроградом, выступавшим за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ую консервацию всех элементов старины. Так, он неодобри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лся к различного рода жертвоприношениям и гаданиям; активно боролся против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 среди уйгуров) обычая ранних браков. При этом он подчеркивал, чт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сто запретить эту практик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ъяснить населению причину такого запрета, т. е. вести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ую работу.

В поддержк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идеологии (как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так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й) Ян Цзэнсинь видел надежное средств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задачи –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условий для по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Ян Цзэнсинь, история Синьцзяна,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